

山水正名與賦體問對——柳宗元〈愚溪對〉 及其相關續衍的書寫變創與賦學觀照^{**}

許 東 海^{*}

摘 要

辭賦文體對於山水文學的發展流變及其書寫特性舉足輕重，其中由謝靈運所揭啓的山水文學流派，主要藉由山水書寫展現其與外在世界或自我心靈的內在對話，從而完成山水文學的重要抒情意涵，並由此漸次建構山水文學本身的抒情範式；相形之下，另一種藉由賦體的具體問對形態所展開的另類山水對話書寫，則較為學界所忽略，其中緣由這一結合山水書寫與賦體問對的變創形態，固非山水文學的主流創作形態，並且在創作數量上難以與之抗禮。然而也正因這一山水文學的創作支流，展現出另類的山水對話可能，故其中變創特色與關鍵元素，應頗值得學界加以關注與探索，因此本文主要以柳宗元〈愚溪對〉為中心，以〈囚山賦〉與〈貪泉對〉為主要對照組，探索其中之模擬與變創書寫脈絡，從而觀察柳宗元〈愚溪對〉結合山水書寫與賦體問對的典範地位，及其書寫變創與抒情新蘊，對於山水文學傳統或辭賦書寫史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山水文學、辭賦、柳宗元、對話、正名、丘濬

2012 年 9 月 19 日收稿，2013 年 6 月 16 日修訂完成，2013 年 11 月 28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謹此深深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教與建議。

一、緒論：唐以前山水文學中賦學因子及其對話、正名之書寫變創

就中國山水文學流變史而言，六朝謝靈運（385-433）誠然為開創風氣的一代宗師，尤其善以詩歌引領風騷，若從文體因革的側面加以審視，處身在「莊老告退，山水方滋」的文學變革階段，晉代玄言詩本身固然已逐漸結合山水景物的描寫，從而啓迪謝靈運之山水詩歌，然漢晉以下辭賦創作之風依舊興盛，謝靈運辭賦如著名的〈山居賦〉一類作品，與其大量山水詩歌的篇章結構及寫作手法的交涉脈絡，若進行具體對讀，便能逐一浮現。¹「體物寫志」的辭賦傳統，固然影響謝靈運的山水文學創作，但這種現象在當時並不是特殊或孤立的，事實上，隨著兩漢以下辭賦傳統的重大影響，整個魏晉南北朝的文壇，可說是普遍呈現「文章辭賦化」的現象，²因此謝靈運山水詩的成就及其在文學史的重要意義，正是凝聚個人才力與時代際會的結果，其關鍵則在兩漢以下辭賦文學所形成的「體物寫志」傳統。由是觀之，辭賦文體對於山水文學的發展流變及其書寫程式，顯然舉足輕重，不宜忽略。

謝靈運藉由山水遊覽的身體踐履與地理巡禮，遂行其情志隱喻與文學演繹，無論詩歌或辭賦文本中的山水風景，基本上皆是以沈默的傾聽者與美麗的被凝視者呈現，其中的山水風景逐一轉化為作者精神版圖與心靈家園之終極隱喻符碼，藉由山水的身體踐履及其文學書寫，展開作者內在的情志對話；另一方面，辭賦文體牽動山水文學的重要書寫譜系，主要藉由主客設問與對答的書寫架構，明顯改變上述謝靈運山水書寫的主體遊觀與澄懷觀道取向，更從而讓山水世界以擬人化的變創姿態現身說法，或為文本中的作者代言情志，或以彼此相互論辯之型態進行情志對話，因此在形式或筆法上往往深具賦體書寫取向，例如：南朝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與唐代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皆為其例，這些作品主要藉由山嶽神祇的示現與發聲，與

1 參見許東海，〈謝靈運山水詩、賦的「體物寫志」〉，收錄於《另一種鄉愁：山水田園詩賦與士人心靈圖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頁 83。

2 參見王夢鷗，〈貴遊文學與六朝文體的演變〉，收錄於《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87），頁 76-82。

文本作者或相關人物進行論難對話，在正本清源的論述中，湔雪屈枉，昭揭情志，其中饒富興味之處，尤深刻映現在山神的論述與告白，主要針對世俗的尋視與污名化提出辯駁，加以反覆鋪陳，歸旨於廓清誤會，以正視聽，從而展現以山水融合賦體問對以進行仕隱文化論述的重要旨趣，此固為辭賦與山水文學交涉關係中另一值得留意的側面。

其次，就中國山水文學之正名書寫譜系而言，進一步具體高揭山水名號，作為命題依據與焦點，並運用賦體取向的書寫形式，進行其情志論述的代表作家，應首推柳宗元（773-819），其所撰〈愚溪對〉與〈囚山賦〉以山水正名為題的書寫變創及其抒情新蘊，對於山水文學傳統或辭賦書寫史皆深具重要的典範地位。

柳宗元以南方山水為題，以正名為重要旨趣的賦體問對，迄至明代亦不乏繼踵方軌者，其中丘濬（1421-1495）的〈貪泉對〉誠為此一山水文學正名書寫系譜的重要範例。誕生於明初成祖永樂盛世，歷事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四朝，擁有「中興賢輔」美譽的丘濬，一向為明代史學研究者所關注，尤其是丘濬平生重要代表著述《世史正綱》與《大學衍義補》二書，³體現出儒家經典在明代政治教育場域的「復古與世變」意涵，具有經世致用學術的風範。丘濬融合傳統與新變的獨特學術精神風貌，同時亦每每體現在他較為學界忽略的文學創作領域，故本文乃嘗試以其早年尚未步上仕途的雜文〈貪泉對〉為例，探索丘濬如何藉由前代文學經典柳宗元〈愚溪對〉之模擬與變創書寫，展現出其折衷於「復古與世變」的學術旨趣，及其在山水文學書寫系譜與當代文化的重要意蘊。

由謝靈運所揭啟的山水文學流派，主要緣自世變下的人生際遇與身體踐履，展開其山水巡禮，藉由山水書寫展現其與外在世界或自我心靈的內在對話，從而完成山水文學的重要抒情意涵，並由此漸次建構山水文學本身的抒情範式；相形之下，另一種藉由賦體的具體問對形態所展開的另類山水對話書寫，則較為學界所忽略，其緣由這一結合山水書寫與賦體問對的變創形

3 史學界有關丘濬之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例如臺灣前輩學者暨明史專家吳縉華先生較早從事丘濬生平之考訂與補正，頗具貢獻；此外，與吳氏同輩之學者蘇雲峰，亦有相關力作，後輩學者中專以丘濬為主題展開豐富研究與論述者，可以新加坡大學李焯然為代表。

態，固非山水文學的主流創作形態，並且在創作數量上難以與之分庭抗禮，也正因這一山水文學的創作支流，展現出另類的山水對話可能，故其中變創特色與關鍵元素，頗值得學界加以關注與探索。基於上述觀照，本文主要以柳宗元〈愚溪對〉為中心，以〈囚山賦〉與〈貪泉對〉為主要對照組，探索其中之模擬與變創書寫脈絡，從而觀察柳宗元〈愚溪對〉結合山水書寫與賦體問對的典範地位，及其書寫變創與抒情新蘊，對於山水文學傳統或辭賦書寫史的重要意義。

海峽兩岸學界有關柳宗元文學及其貶謫書寫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其中臺灣學界近年仍關注此類議題並持續發表論文的資深學者，如方介、王基倫等等，至於大陸學者如尚永亮的中晚唐貶謫文學研究早為學界所熟諳，而近幾年也不乏後起的耕耘成果，例如《貶謫時期的柳宗元研究》一類著作；而筆者近年從辭賦學的面向切入議題，亦陸續撰寫多篇論文，本文即為其具體成果之一，但在研究主軸上則主要聚焦於「山水正名與賦體問對」此一命題上，以柳宗元〈愚溪對〉與其後代續衍作品〈貪泉對〉為主要文本中心，而以柳宗元〈囚山賦〉為輔加以探討，同時希望藉由此一具體案例之討論，逐漸勾勒其中有關中國辭賦學與山水文學二者間另一值得關注的交集與互涉。

二、賦體問對與經典示現：宋玉〈對楚王問〉與東方朔〈答客難〉之智愚論述

《楚辭》中涉及賦體問對範疇篇章，固然可以推源溯本於〈天問〉與〈漁父〉。但〈天問〉基本上出自作者屈原忠怨之情，藉由天地神靈與古今人物之問難，就其實際書寫而言，是採取問而不對的具體形態；至於〈漁父〉則藉由三閭大夫與漁父之邂逅澤畔，展開一場圍繞水境的世變與人生論述，就其文體書寫策略而言，與宋玉〈對楚王問〉同屬賦體問對形態，然〈漁父〉因未能在標題上略窺其問對體貌，因此容易被忽略，然就中國山水文學書寫歷史而言，以賦體問對結合山水書寫，〈漁父〉誠然是書寫典範及主要淵藪。唯唐代柳宗元〈愚溪對〉與〈囚山賦〉以辭賦文體大肆演繹的山水正名論述，基本上則非〈漁父〉之敘寫內容與旨趣所在，然就辭賦書寫而言，以賦體問對與山水敘寫二者合流的歷史淵源而言，〈漁父〉篇顯然是首開風氣的先行典

範，成為文學史上以賦體問對形式展開山水書寫的主要淵源。

唐代柳宗元謫居永州時期運用詩歌、辭賦、遊記等多元的文體變換，進行「託物而感遇」的貶謫論述，⁴尤其在〈愚溪詩序〉風景鋪陳下所引領的名實指涉及正名論述，誠然浮現作者意圖藉由融合山水與名實展現其貶謫論述，著名的〈永州八記〉，亦不乏運用以山水與名實表裡經緯的書寫策略，並且往往於其樂遊的表層敘寫下，潛隱作者風景書寫之下的謫囚焦慮及其情志真相，適如〈對賀者〉中的困境告白，⁵至於藉由賦體設問與對答形式所撰寫的〈愚溪對〉，則成為作者大肆以山水名實進行貶謫觀照及其困境思辨的書寫里程碑，其中具體借鑒古代賦家前賢宋玉、東方朔等人亦莊亦諧的設對問答體製，承傳善於自我解嘲的書寫特色，因此藉由〈愚溪對〉與〈囚山賦〉山水書寫系列往復鋪陳的名實論述，作者之謫囚困境方始昭然若揭。由是觀之，柳宗元誠然擅長融合名實論述的山水書寫變創，進行其貶謫論述的文學演繹，從而成為中國山水文學正名書寫譜系的開宗經典。

柳宗元藉由山水名實敘寫及其自我情志對話所展開的永州貶謫書寫，其中不乏直接運用賦體形式加以演繹的篇章，〈愚溪對〉與〈囚山賦〉即是具體而微的例證，這兩篇賦體之作分別撰於元和五年（810）之後與元和九年，撰於〈愚溪詩序〉之後的〈愚溪對〉，主要運用賦體設問對答形式，並針對愚溪定名一事，展開溪神與作者彼此間的往來酬答及其論辯，如是的論述取向本為柳宗元的學術強項，故從其傳世的文集中如卷3、卷4之「論」、「議辯」；卷14至卷16「對」體、「問答」、「說」，乃至於卷44以下可以獨立成書的《非國語》等等豐富精采的論述篇章，即足以略窺其貌，其中「對」、「問答」一類作品，展現作者嫺熟精到的辭賦素養。對問之體，梁代劉勰（465-?）雖然將之歸入「雜文」類，實質上乃是賦體雜文，固當視為辭賦文體，⁶並從文體源流而言，〈愚溪對〉顯然承傳宋玉始創之〈對楚王問〉及漢代以來以東方朔〈答客難〉為代表的對問賦體譜系，誠如《文心雕龍》所

4 參見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臺北：廣文書局，1976），卷下，頁78。

5 參照唐·柳宗元，〈對賀者〉，《柳宗元集》（《四部刊要本》，臺北：頂淵文化公司，2002），卷14，頁362。文末謂：「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

6 參見簡宗梧，《賦與駢文》（臺北：開明書局，1998），頁103-105。

謂：「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闊，氣實使之。」⁷由是以觀〈愚溪對〉中溪神與柳子的相互對答，及其往來辯難之書寫程式，從辭賦問對之體的歷史流變面向加以審視，誠乃源遠流長，其來有自。

柳宗元〈愚溪對〉不僅在命題與結構等書寫形態上，借鑒於賦體文學的傳統範式，甚至在內在旨趣及其神理上，亦頗與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答客難〉深契。宋玉〈對楚王問〉開門見山地逕指宋玉遭逢「士民衆庶不譽」之「遺行」偏陋，從而揭啓宋玉鋪陳揚厲、層層推進的因果論述與自我辯白，據此對照於〈愚溪對〉中柳子以愚名辱溪之後，不辭其煩針對愚溪之神蒙誣見辱之因果緣由，撥雲見月並歷歷如繪地加以闡述，例如：

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⁸

其中柳子厚以貪泉設喻，以「招愚者自居」的理由解釋愚溪之誣，誠然與宋玉先以曲高和寡之郢歌爲譬，又續衍鳳鳥鯢魚之超拔不凡，及其難爲世俗所知的困境，前後二者文理深契，如出一轍。

〈愚溪對〉藉由彼我問對，釋疑解難，並結合賦體「鋪采摛文」的語言藝術特色，誠與宋玉〈對楚王問〉之書寫程式若合符節，其中關鍵固在闡釋「愚溪」名實與謗譽因果的肌理脈絡，然就愚智與謗譽二者的名實論述，亦可見證於柳宗元永州謫居其間所撰〈謗譽〉一文，例如：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

7 梁·劉勰撰，陸侃如、牟世金譯註，《文心雕龍》〈雜文〉（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219。

8 唐·柳宗元，〈愚溪對〉，《柳宗元集》，卷14，頁358-359。

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⁹

此文融合聖人孔子的言行際遇與智愚、謗譽之理，質實而言，適爲作者〈愚溪對〉提供一則具體而微的解讀註腳，然則如是的書寫神理，即是宋玉〈對楚王問〉曲終奏雅所揭示聖賢俗士分際：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¹⁰

因此愚溪也好，愚士也罷，實則一一出自世俗之誣謗，此義聖人固深知之；但另一方面聖者如孔子亦有時不免見誣蒙謗。由是觀之，宋玉〈對楚王問〉與柳宗元〈愚溪對〉，顯然並非僅止於賦體問對之形似書寫，二者內在的書寫旨趣誠然神理深契。

就辭賦問對之體的書寫譜系而言，柳宗元〈愚溪對〉固然借鑒宋玉〈對楚王問〉的賦體範式，進而展現其融鑄山水與名實合流的謫貶書寫特色，而另一方面亦復映現漢代東方朔〈答客難〉以「正言若反」的譎譬諷諭手法，鋪衍世變之道的書寫身影，按〈答客難〉虛擬賓客對東方朔之質難，謂其「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¹¹進而鋪衍作者對於處世「遺行」之答辯，其中固不乏宋玉〈對楚王問〉的設問範式，但全文更集中賓客對於東方朔自視「智能海內無雙」與「博聞辯智」的質疑辯解及其自我解嘲，而其論述的主要樞紐，則在「彼一時，此一時也，豈可同哉。」¹²的治亂世變及其智愚自處之道，故末文歸旨於：

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

9 唐·柳宗元，〈謗譽〉，《柳宗元集》，卷20，頁558-559。

10 漢·東方朔，〈答客難〉，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135。

11 同上註。

12 同上註。

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¹³

表面而言，東方朔藉由時移世異的士人進退之道，展開自我智愚名實之間的詭辯論述，從而作為自我解嘲的言說依據，實際上作者乃正言若反地指涉智能之士無緣遇合的志業遺憾，從而展現以愚智名實干涉為中心的諷諭策略。

三、愚士與愚溪：〈愚溪對〉之山水問對及其貶謫論述

若依據上述宋玉〈對楚王問〉對照於柳宗元〈愚溪對〉，其中主要藉由作者與愚溪皆為治世明王遠棄南楚的淪落際遇，出現以愚者自名的自我解嘲書寫，二者可謂如出一轍，異曲同工：

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適，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回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閭閻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¹⁴

其中既以智用愚伏論述治世明王用士之道，作為愚者自名的柳子，與愚溪命名的觀照根據，然而檢視全文首段以愚溪自我指涉的作者，卻開宗明義地揭揚其異於「濁涇」、「黑水」等一類名實相符的汙惡之流，反之，誠為天地間一股清流：

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¹⁵

13 同上註，頁 136-137。

14 唐·柳宗元，〈愚溪對〉，《柳宗元集》，卷 14，頁 358-359。

15 同上註，頁 358。

然則愚溪固爲清澈美質之流，因此方有柳子記夢中溪神難之以「子何辱予，使予爲愚邪？有其實也，名故從之，今予固若是耶？」由前後文義觀之，柳子之強以「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之說，倒爲正言若反欲擒故縱的詭辯書寫策略，從而故作解嘲之態，指陳自我全然乖違同流合汙而與時俱進的智士聰明之道，反之，卻以君子清美之質毅然獨立，於是昧於時務地「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而不知愴愴。」¹⁶甚且不諳謀利計功之道，終陷入「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與「茫洋乎無知」的愚昧深淵，難以救贖。¹⁷作者如是不厭其煩思辨箇中原委，曲終奏雅之義，可謂昭然若揭，然則愚溪與愚者誠爲賦體「正言若反」書寫策略下的詭變，其中愚者之名，顯然取徑乎世俗價值，固深乖違聖道之實。

由上述〈愚溪對〉從賦體問對的表層書寫程式，臻至內在旨趣及神理脈絡，不僅充分展現柳宗元精湛深厚的賦學素養，就賦史問對之體的書寫譜系而言，其好以詭辭譎譬進行士人處身政統與道統之際的仕宦困境論述，故從先秦兩漢時期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答客難〉的發軔肇端，迄至唐代柳宗元〈愚溪對〉的承傳變創，其間源流脈絡顯非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反之，其跡歷歷可見。至於柳宗元的主要變創關鍵，在於出之以山水與名實爲經，士人貶謫爲緯的書寫遞嬗，並且形成其由〈愚溪詩序〉到〈愚溪對〉逐漸向賦體靠攏的名實書寫與貶謫論述取向。柳宗元〈愚溪對〉承傳於先秦兩漢宋玉、東方朔等人辭賦的「士不遇」論述，固然映現其古文書寫世界復古精神的一面，然而〈愚溪對〉亦復展現作者面對當代世變及其仕宦困境下的書寫變創。

〈愚溪對〉在結構上採用賦體問對的彼我對話傳統程式，但就對話對象的本質上，卻巧妙地由宋玉賦之君臣與東方朔之主客等以人物對話爲主軸，鋪衍形態，翻然轉換爲作者化身之柳子與山川神祇的來往酬答，其中的變創關鍵乃在跳脫以君臣主客爲軸的人際網絡書寫，變創爲人與自然、人與神祇等深具天人之間獨特意涵的對話連結，從而映現柳宗元異於宋玉、東方朔等古

16 同上註，頁 359。

17 同上註。

代前賢之南楚貶謫與世變困境。其中，山川神祇的示現對話誠然深切映現柳宗元遠離京華，遠貶永州，鎮日與南楚山水為伍的謫囚困境，因此對照於宋玉、東方朔失意於朝廷廟堂之間的士人不遇困境，〈愚溪對〉藉由與愚溪之神的對話書寫，其實適為柳宗元的謫囚困境提供具體而微的重要文學隱喻與情志註腳，從而與其撰寫於南楚的山水經典之作如〈永州八記〉、〈囚山賦〉等相互印證，彼此發明。¹⁸

〈愚溪對〉除了透過對話對象的變換，展現其復古之外亦因應當代士人困境的世變觀照，柳宗元也巧妙地將宋玉、東方朔辭賦裡聖俗智愚的人物品評及其分野書寫之外，融注另一儒門重要文化元素：「正名」，¹⁹從而映現〈愚溪對〉抒發士人不遇情懷之外的議論化取向，並且大肆專注於「愚」、「智」之間攸關名實的愚溪正名論述。²⁰柳宗元〈愚溪對〉等作中所昭揭的山水名實論述，及其孤心苦詣與精闢入理，足為清代學者章學誠推譽為唐宋大家的名家典範代表，²¹然則此文為愚溪命名的正名觀照，往往體現在柳宗元的作品中，成為闡釋「文以明道」的重要精神，並進一步成就其以「覈名實」、「去名求實」等名實觀照，兼濟天下，利安元元的學術依據：²²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²³

四、山嶽與囚獄：〈囚山賦〉的山水正名與自我對話

柳宗元永州詩賦除了藉由水境與名實合流的愚溪論述外，撰寫於元和九

18 參見許東海，〈風景與焦慮：柳宗元永州所撰山水遊記與辭賦之對讀〉，《風景·夢幻·困境：辭賦書寫新視界》（臺北：里仁書局，2008），頁 149。

19 《論語》〈雍也〉孔子回答「子路問所以為政之先」，乃謂「必也正名乎」。參見潘重規校注，《論語》（臺北：里仁書局，2001）。

20 參見章士釗，《柳文指要》（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頁 1125。章氏謂「永州愚溪，子厚並無專篇及之，〈愚溪對〉與〈愚溪詩序〉，皆從愚字著筆，未嘗刻劃溪流。」

21 參見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頂淵文化公司，2002），頁 957-963。

22 參見方介，〈柳宗元的名實觀〉，《韓柳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頁 147。

23 先秦·宋玉，〈對楚王問〉，梁·蕭統撰，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頁 414。

年的〈囚山賦〉，則映現他面對永州貶謫終極觀照與心靈告白，並且殊異於前此元和五年前後屢以愚溪為題的貶謫書寫，轉而以永州山嶽作為進行其名實與貶謫論述的新變題材。

永州山水對於柳宗元而言，深具消解貶謫南楚的撫慰與療癒意蘊，故在此一時期涉及山水風物的詩歌裡，頗不乏類似悠然閒適的心境書寫，例如：

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²⁴
 留連秋月晏，迢遞來山鍾。²⁵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²⁶
 糾結良可解，紆鬱亦已伸。²⁷
 逍遙屏幽昧，澹薄辭喧呶。²⁸

作者撰於元和七年秋的〈與崔策登西山〉，即藉由姻親友侶崔策同遊西山，抒發謫居心境：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渡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比彭鏗夭。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疏，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²⁹

此詩前半篇幅鋪陳登躋西山所見風光視野之高下遠近，融合賦家體物筆法，篇末則歸旨於「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成為永州謫居多年的柳宗元藉由山水巡禮消憂緩愁的心靈告白，適如他在〈始得西山宴遊記〉所抒：

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

24 唐·柳宗元撰，王國安箋釋，〈禪堂〉，《柳宗元詩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1，頁58。

25 唐·柳宗元，〈芙蓉亭〉，《柳宗元詩箋釋》，卷1，頁60。

26 唐·柳宗元，〈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柳宗元詩箋釋》，卷1，頁69。

27 唐·柳宗元，〈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柳宗元詩箋釋》，卷1，頁103。

28 唐·柳宗元，〈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柳宗元詩箋釋》，卷1，頁109。

29 唐·柳宗元，〈與崔策登西山〉，同上註，卷2，頁175。

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³⁰

如是的水山書寫意涵，固然屢見於作者永州詩文的字裡行間，然而就另一側面而言，以僇人身分自命的柳宗元，是否於山水遊觀中全然忘懷永州貶謫的平生創傷，則有待重新歸返其詩文書寫加以審視。

柳宗元大量書寫永州詩文中，固然意圖藉由山水巡遊消解貶謫悲緒，然而另一方面，這些歷歷如繪的自然風景，又屢屢召喚其由京邑遠謫南楚的創痛，形成其永州時期的詩作中悲喜交集，憂遊參差的書寫取向，例如撰於元和三年之謫居前期的〈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篇首即開門見山地揭示作者心境：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中爲吏役牽，十祀空惓勞。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旄。進乏廊廟器，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剝喪宜所遭。神明固浩浩，眾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澄潭湧沈鷗，半壁跳懸獠。鹿鳴驗食野，魚樂知觀濠。孤賞誠所悼，暫欣良足褒。……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長沙哀糾纏，漢陰嗤桔槔。苟伸擊壤情，機事息秋毫。³¹

山水之樂與南楚〈離騷〉之迭代競合構成此詩的抒情基調，如是無所遁形的憂／遊二元論述，每每映現於永州詩歌之中，例如：

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泛舟絕沿洄。³²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疏，登石娛清淪。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亂結良可解，紆鬱亦已伸。高歌返故室，自調非所欣。³³

秋氣集南壩，獨遊亭午時。……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

30 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柳宗元集》，卷 29，頁 762-763。

31 唐·柳宗元，〈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柳宗元詩箋釋》，卷 1，頁 69-71。

32 唐·柳宗元，〈湘江館瀟湘二水所會〉，《柳宗元詩箋釋》，卷 1，頁 101。

33 唐·柳宗元，〈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柳宗元詩箋釋》，頁 103-104。

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³⁴

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橫。³⁵

此起彼落的山水賞樂與去國鄉愁，延續並貫穿於作者永州詩作中，並未因謫居時日的增長隨之沉澱消退。由是觀之，柳宗元永州詩所鋪陳的憂／遊論述，誠能躍然紙上，歷歷可觀。

其次，對照於永州詩歌憂／遊競合朗現的主要情志書寫取向，柳宗元以〈永州八記〉爲代表的山水遊記，則呈現遊顯憂隱的敘寫建構，作者撰於元和四年前後的〈始得西山宴遊記〉即集中體現其永州山水漫遊的情志脈動。從其鋪陳的主要內容而言，乃是以山水巡禮的風景賞樂爲主軸，例如：

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³⁶

直到柳宗元發現西山，乃亟寫其特立奇譎之美，並謂「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於是登高遨遊，而有「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西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爲類。」³⁷之興懷，篇末遂於「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的西山心賞樂遊中，歸旨於「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由是觀之，作者誠然藉由西山宴遊中陶然心醉，儼然遺忘淪爲謫囚的悸動與傷痛，細繹此篇遊記篇首開宗明義清晰揭「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的身分自覺與情志告白，然則〈永州八記〉中類似的山水巡遊，固然源自作者意圖銷解謫囚困境的心靈脈動，卻也時而牽動其南楚謫囚的陰影與塊壘，從而映現爲〈永州八記〉中若隱若現的山水變色與風景焦慮，³⁸例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前後情景的愀然變色：

34 唐·柳宗元，〈南澗中題〉，《柳宗元詩箋釋》，卷2，頁181。

35 唐·柳宗元，〈首春逢耕者〉，《柳宗元詩箋釋》，卷2，頁222。

36 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柳宗元集》，卷29，頁762。

37 同上註，頁762。

38 參見許東海，〈風景與焦慮：柳宗元永州所撰山水遊記與辭賦之對讀〉，《風景·夢幻·困境：辭賦書寫新視界》，頁153-160。

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³⁹

有時永州遊記中的西山風景，瞬間又儼然化身為作者筆下去國懷鄉的京華想望與謫囚觀照，例如〈鉅鉚潭西小丘記〉中「唐氏之棄地」敘寫：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⁴⁰

故清代學者何義門乃謂：

〈鉅鉚潭西小丘記〉唐氏之棄地，棄地此遷客。……「所以賀茲丘之遭也。」茲丘猶而遭逐客，所以羨而賀也。言表殊不自得也。⁴¹

由上述柳宗元永州詩歌與其山水遊記書寫取向之對照審視，可見作者潛隱於遊記文體字裡行間的貶謫情志，得以藉由其詩歌文本朗現躍動的憂／遊論述，提供一則具體而微的重要註腳，換言之，寓憂於遊記的山水體書寫特色，於其峻潔精奇的書寫表象之下，「實際卻隱含柳宗元個人抑鬱憤懣之情。」⁴²

藉由詩歌、辭賦（賦體對問）遊記等不同文體及其書寫風格的山水書寫，柳宗元展開其豐富多元的永州貶謫論述。其中撰於其永州謫貶最終一年的〈囚山賦〉，更可視為其對於南楚山水觀照及其謫貶心境的終極告白，深具總結旨趣之書寫底蘊，尤其作者從其融合山水與名實所建構的永州貶謫論述之書寫特色而言，不僅與〈愚溪詩序〉與〈愚溪對〉同聲相應，前後輝映，而在山水觀照及其情志取向上，〈囚山賦〉則展現其異於〈愚溪對〉等的書寫策略，亦即愚溪與柳子的賦體設問對答，曲折鋪陳彼此的名實表裡及其自我隱喻，加以變創，改寫為逕以山水名實為命題旨奧與情志大纛的抒情獨白，

39 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柳宗元集》，卷 29，頁 767。

40 唐·柳宗元，〈鉅鉚潭西小丘記〉，《柳宗元集》，卷 29，頁 765。

41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 36，頁 505。

42 參見羅聯添，〈柳宗元二篇山水記分析〉，《唐代四家詩文論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96），頁 280。

從而跳脫前此〈愚溪〉諸作宛轉關情的迂迴論述，昭然若揭地形塑其貶謫論述，相形之下〈囚山賦〉則開門見山地標榜作者視永州山水為南楚監獄的終極旨趣：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回合仰伏以離迥兮，若重墉之相褒。……攢林麓以為叢棘兮，虎豹咆嘯代狴牢之吠嗥。胡井智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兇吾為桎兮，匪豕吾為牢。⁴³

由是觀之，柳宗元逕以「囚山」名篇的辭賦鋪陳，捨棄賦體設問的對答如流形式，進行謫貶論述與自我指涉，應與其永貞元年（805）遠謫永州司馬，迄至元和九年（814）前後長達十年的謫居生涯，竟無任何量移或重返京城機緣的貶謫困境攸關，故〈囚山賦〉篇末乃歸旨於：

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⁴⁴

群山環繞的永州，儘管風景怡人，對於前後謫居十年的作者，終究是一座生命中無所遁逃的幽黯國度與山水煉獄，其中北返無望甚或生死未卜，愧對祖德家國鄉愁，乃一一化身為柳宗元永州山水風景書寫背後難以掩抑的情志困境及精神焦慮。⁴⁵ 加上柳宗元謫貶永州的「流人」身分及其行動範圍等種種限制，本質上固不免加深其謫囚禁錮的情志取向，從而益形強化其山嶽一如囚獄的「囚山」意識。⁴⁶

〈囚山賦〉顯然以變創改寫之姿，展現迥異於〈愚溪對〉等作的抒情程式與書寫策略，映現其中長久潛隱於作者內心深處的歸返夢想與謫囚焦慮，同時此賦的另一深層書寫底蘊，則在此賦貶謫困境告白，全然淋漓盡致地映現於〈囚山賦〉的命名取向意涵之上，對照於前此之「愚溪」名義而言，愚溪之「愚」，同時指涉作者柳子本身，唯畢竟終隔一層，然而此賦題名「囚山」，從前引文本的描述觀之，顯然旨在闡明永州群山與謫囚監獄二者的一體

43 唐·柳宗元，〈囚山賦〉，《柳宗元集》，卷2，頁63-64。

44 同上註。

45 參見許東海，〈風景與焦慮：柳宗元永州所撰山水遊記與辭賦之對讀〉，《風景·夢幻·困境：辭賦書寫新視界》，頁151-153。

46 參見古永繼，〈唐代嶺南地區的貶流之人〉，《學術研究》1998.8: 57-61。

兩面及其互為表裡；易言之，其名為「山」，然則其實為「囚」。由是觀之，〈囚山賦〉異於〈愚溪對〉等作的主要書寫變創關鍵，誠在〈愚溪〉諸作藉由人、溪問對間接指涉作者攸關智愚巧拙的貶謫觀照，相形之下，〈囚山賦〉則堂而皇之地高揭其中山水與煉獄二者名實互涉的自我謫囚論述，從而展現其前後永州貶謫的山水定義與終極告白。

五、正名與變音：〈貪泉對〉之柳文摹擬及其世變論述

明代丘濬〈貪泉對〉之撰寫背景與動機，雖效擬柳宗元〈愚溪對〉融合山水正名與問對之體，然而就其撰述背景則異於柳宗元〈愚溪對〉之貶謫困境，而為作者景泰年間因再赴京城應禮部考試下第，歸鄉省親途中，舟次石門，遂鑒於世人對於貪泉名實之惑，從而體現其文道合一的學術職志。對讀兩者前後命題之異代同調，如出一轍，其中主要論述方式，複製了柳宗元〈愚溪對〉作者與水神往來酬答的基本架構：

泉以貪名，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僚焉，豈不為終身之累乎？遂中輟而不飲，歸而臥諸船窻之下，恍惚之間，若有聞者，曰：「僕石門之神也，受污辱之名，數千百年於茲矣。」⁴⁷

文中藉由石門貪泉之神的伸冤辯汙及其與作者化身之回應及對話，展開一場以水境正名為中心題目的文化巡禮，儼然如柳宗元〈愚溪對〉篇首之開宗明義：

柳子厚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也？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⁴⁸

由是觀之，〈愚溪對〉與〈貪泉對〉同以水境正名為經，以名實之辨為緯的形似巧構，原創與摹擬之軌跡可謂如出一轍；其次，貪泉固不等同於愚溪，然二者之間形神俱似，尤其以「貪泉」為題，固為丘濬新變之主要創作題材，然追溯柳宗元〈愚溪對〉實已述及貪泉情事，並作為愚溪名實論述之對照依

47 明·丘濬，〈貪泉對〉，《瓊臺詩文會藁》（《丘文莊公叢書》下冊，臺北：丘文莊公叢書輯印委員會輯，1972），頁 464。

48 唐·柳宗元，〈愚溪對〉，《柳宗元集》，卷 14，頁 357。

據：

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而不可得矣。……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聞聞以守汝。汝欲爲智乎？⁴⁹

由此可見丘濬〈貪泉對〉之撰寫，雖源自其早年科舉行旅之背景，然而此文不僅單純地出於唐文典範之摹擬，同時亦復續衍柳氏〈愚溪對〉初始的「貪泉論述」，從而映現〈貪泉對〉奪胎換骨於〈愚溪對〉的濃厚復古面向。

〈貪泉對〉的水境正名書寫固然挪借了大量柳宗元〈愚溪對〉的古文範式，然而細繹此文之表裡經緯，則又頗不乏作者跳脫復古摹擬框架之外的變創取向。首先，由文體的書寫特色而言，源自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答客難〉的典範之作，皆以賦體問對爲主，兼備文采與聲律之美，迄至唐柳宗元則以古文筆法調和先秦兩漢的麗文取向，但基本上因襲賦體問對的韻文形式，可謂復中有變，變中有復，若考察丘濬〈貪泉對〉相對於其所借鑑取範的〈愚溪對〉，顯然因革互見，在設辭問對的基本章法上，保留宋玉、東方朔迄至柳宗元所建構的此一書寫譜系，將賦體韻文轉換爲無韻之散文，易言之，〈貪泉對〉此一迥異於傳統問對之文書寫傳統的書寫新變，從形而下的文學筆法而言，固然與宋玉以下的賦體問對書寫傳統漸行漸遠；然則就其創作神理而言，卻深得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愚溪對〉所體現的「復古與世變」觀照，從而展現〈貪泉對〉以「文以明道」爲主，以通變古今爲輔的學術旨趣。

其次，丘濬除了藉由〈貪泉對〉之文體因革與書寫轉換，展現其攸關學術旨趣的文／道論述特色外，又變創復展現於水境正名與作者情志二者間的互涉意涵。其中柳宗元〈愚溪對〉的愚溪之名，誠然得自作者的外鑠強加，從而展開愚溪與柳氏之間的往復論難，以寄寓作者與愚溪之間互涉一體的情志隱喻，亦即愚溪之蒙辱見污，實爲作者柳氏以謫囚困境爲中心的山水隱喻及其自我寫真；相形之下，丘濬〈貪泉對〉中的貪泉之名，則源自世俗之

49 同上註，頁 358-359。

見，基本上與作者的仕宦困境之間並未明顯關涉，⁵⁰ 文中作者乃化身為受託於石門之神，為其伸冤洗雪的士人君子，例如：

曰：僕石門之神也，受污辱之名，數千百年於茲矣。未有為表白者，幸子之來，為我一洗之。

〈愚溪對〉與〈貪泉對〉同樣出現的山川之神，卻映現出作者彼我殊異的觀照視角與情志取向。前者藉由愚溪名實，凝視自我的仕宦際遇及其文化困境；後者則取徑於貪泉名辱背後所浮現的學術沉思及其政教指涉。由是觀之，柳氏與丘氏之文，皆不外以山水正名論述世變困境及其文化觀照，然則〈愚溪對〉畢竟偏重於謫囚困境的自我解嘲及其文化諷諭；相形之下，〈貪泉對〉則著意於世道人心及其政教風俗的當代演繹，由是觀之，一論私情，一述正義，論述取向迥然殊異。

丘濬〈貪泉對〉的論述旨已由其典範〈愚溪對〉的私情範疇，擴展到公義領域，進而攸關當代的政教風俗與世道人心，然就作者柳宗元與丘濬所依據的主要學術而言，皆不約而同地出之以名實旨趣，作為〈愚溪對〉與〈貪泉對〉水境正名及其情志論述的中心樞紐，例如〈愚溪對〉中愚溪之神向柳子的質問：

今予甚清且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⁵¹

而〈貪泉對〉石門之神亦拳拳於名實之辨：

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算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黃金至五橐駝者，豈皆官嶺南而飲此泉耶？不然何貪也。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冤哉！彼其以廉以清名者，一又何幸歟！……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⁵²

50 據明·丘濬，〈貪泉對〉篇首謂「景泰辛未（二年），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嘻！此貪泉也，慎勿汲之，予聞之，舍舟觀焉。」及其正文所展開的名實論述，並未顯見與作者此次禮部科舉落第的際遇及情志具體相關之敘述。

51 唐·柳宗元，〈愚溪對〉，《柳宗元集》，卷 14，頁 358。

52 明·丘濬，〈貪泉對〉，《瓊臺詩文會藁》（《丘文莊公叢書》下冊），頁 465。

由此觀之，〈愚溪對〉的正名書寫，映現作者柳宗元崇尚「覈名實」、「問其實」及其「去名求實」的學術觀照；而〈貪泉對〉關涉丘濬正名崇實的學術理念及其政教風範。

今天下學士大夫以及經生家，無不知有瓊山丘文莊先生也者，先生生平殫精學問，於墳籍無所不博，於國典朝常、民情物理無所不諳，會出其全力，能以述兼作，所著撰特甚富。……蓋即是編，有可以得先生者，則以先生之文，非文人之文，而皆本之實學，出自神理之文也。……蓋先生之濬源遠，用物弘，根抵六經而貫穿百氏，翔洽至意而掃脫蕪支。⁵³

故就學述取向而言，柳宗元之崇尚名實相符，並體現在「利安元元」的政教實踐，深切闡釋儒家為政以正名為先務的學術要義，並且為明代丘濬所承傳發揚，此從〈愚溪對〉到〈貪泉對〉前後輝映的正名書寫，殆可觀微知著，略窺其豹。

六、結論：山水正名與賦體問對——柳宗元〈愚溪對〉之山水文學變創及其賦學意涵

〈愚溪對〉在柳宗元山水文學世界中的獨特性，主要建立於此一作品的文體特性，及其迥異於一般山水文學作品內在的抒情對話形態，而是直接藉由賦體問對的傳統範式，透過虛實互用的人物對話設計，進行一場直接由山水與作者交互的論難與對話，從而完成其內外合一又形神兼備的抒情對話目的。因此，就作為中國山水文學經典作家的柳宗元而言，〈愚溪對〉的獨特山水書寫意涵，誠然並非其著名的〈永州八記〉或永州詩歌可以置換與取代；其次，〈愚溪對〉除運用賦體問對的傳統辭賦創作範式外，又同時結合其念茲在茲的名實觀照精神，從而展現為山水正名與辭賦書寫合流的深層文化意蘊，而同撰於永州時期的〈囚山賦〉與〈愚溪對〉屬同一山水文學系譜，其中〈囚山賦〉呈現以傳統的內在對話完成其抒情意義；相形之下，〈愚溪對〉則變創為以具體的賦體問對形式，完成柳宗元與山水的抒情對話，因此，從〈囚山賦〉的主要論述形態而言，基本上並非直接運用賦體問對與山水正名二

53 明·周延儒，〈瓊臺詩文會彙序〉，《瓊臺詩文會彙》（《丘文莊公叢書》下冊），頁6-7。

者融合的書寫策略，自其題稱到形式而言，固然不易發現其中涉及標準賦體問對取向的對話書寫，然而細繹此文於鋪陳永州山水風景之後，乃出現近似問對的口吻與筆法，所謂「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實際上進行的正是作者以自問自答形態，所展開的謫囚論述及其自我凝視，從而作為以「囚山」之實為永州山嶽正名的書寫旨趣，據此而言，〈囚山賦〉所採取的正是另一種別於〈愚溪對〉的變創手法，然則就此二賦內在神理而言，基本上依著體現柳宗元融合山水正名與賦體問對的主要書寫本質，其中異趨乃在〈愚溪對〉運用辭賦中虛擬柳子與溪神之不同人物的標準傳統手法；相對而言，〈囚山賦〉則另闢蹊徑地出之以變創性的賦體問對手法，以進行作者以山水正名演繹貶謫論述的創作旨趣，於是對讀〈愚溪對〉與〈囚山賦〉書寫上之交集與異趨，適成為柳宗元以賦體問對與山水正名，進行永州貶謫論述的正變對照典型。

至於作為柳宗元〈愚溪對〉山水續衍之後代重要示現示範，丘濬〈貪泉對〉中所展現之學術著述與經濟功業的「正名」觀照，足以略窺作者〈貪泉對〉中的水境正名論述，固發軔於柳宗元〈愚溪對〉之書寫範本，並效擬其以名實之辨為核心的學術旨趣，從而映現〈貪泉對〉取法唐代前賢古文的復古身影；然就其以「正名」作為「文章治國」的重要學術樞紐及其當代政教意蘊而言，無論如前文徵引之《世史正綱》，亦或其承傳變創自宋儒真德秀之《大學衍義補》所發明之「正學」大纛，如明神宗御製序文亦所謂：

大學士丘濬乃繼續引伸，廣所未備，為《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而後體用具備，成真氏之完書，為孔、曾之羽翼，有功於《大學》不淺。……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特命刊而播之。朕踐祚以來，稽古正學，……然欲因體究用，而此書尤補《衍義》之闕，……用臻治平。⁵⁴

丘濬《大學衍義補》所揭櫫的儒教正學宗旨，還具體展現於此書於治國平天下之要目，開宗明義所標榜的「正朝廷」與「正百官」，其精神旨趣，又攸關作者「正綱紀之常」與「定名分之等」諸類治平要義，從而體現其以全體

54 參見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御製重刊大學衍義補序〉，收入《丘文莊公叢書》上冊，頁1下-2下。

大用，闡揚孔門儒學，並且襄輔明初立國以來所倡行的聖學儒教政策。⁵⁵ 由是觀之，丘濬誠為以「正名」為儒教正學旨諦，並闡揚體用合一之治平踐履的明代實學思潮重要先驅，⁵⁶ 從而亦復深切體現當代儒者對於儒家傳統中，內聖為本，外王為迹之一體兩面，⁵⁷ 並由本顯迹，從而以道德成就事功的重新商榷。⁵⁸ 因此，丘濬〈貪泉對〉所演繹的山水正名論述，及其名實之辨思想背後，顯然攸關明代以來儒學思潮的重要轉關及文化世變的深層底蘊，從而彰顯此文在「模擬」與「正名」取範〈愚溪對〉的基礎上，展現其復古身影之外的另一文化世變意涵。

由是觀之，〈愚溪對〉與〈囚山賦〉在柳宗元的山水文學世界中顯然別具獨特的辭賦文體特性及其書寫意義，成為其以山水文學演繹貶謫論述的另一側面。至於作為〈愚溪對〉後世續衍之作的〈貪泉對〉，固然承傳柳宗元〈愚溪對〉賦體問對與山水正名合流的書寫範式，卻別出心裁地展開世變觀照下的儒學意蘊，從而映現其山水正名背後的史家及理學家的豐富文化身影。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
- 梁·劉勰撰，陸侃如、牟世金譯註，《文心雕龍》，濟南：齊魯書社，1996。
-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四部刊要本》，臺北：頂淵文化公司，2002。
- 唐·柳宗元撰，王國安箋釋，《柳宗元詩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明·丘濬，《丘文莊公叢書》，臺北：丘文莊公叢書輯印委員會輯，1972。
- 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臺北：廣文書局，1976。
-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5 明初自太祖朱元璋以下，尊崇儒教，迄至明代中期如丘濬《大學衍義補》亦為應運而生，卻獨出機杼地濟以治平之論。參見李申，《中國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624-628、731-736。

56 參見向燕南，〈《大學衍義補》的撰述特點和思想分析〉，《北京社會科學》2002.2: 24。

57 參見黃俊傑，〈內聖與外王——儒家傳統中道德政治觀念的形成與發展〉，《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頁 243-283。

58 參見李焯然，《丘濬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64-165。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頂淵文化公司，2002。

潘重規校注，《論語》，臺北：里仁書局，2001。

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二、近人論著

王夢鷗 1987 《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方 介 1999 《韓柳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古永繼 1998 〈唐代嶺南地區的貶流之人〉，《學術研究》1998.8: 57-61。

向燕南 2002 〈《大學衍義補》的撰述特點和思想分析〉，《北京社會科學》2002.2: 24-30。

李 申 2000 《中國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焯然 2005 《丘濬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許東海 2004 《另一種鄉愁：山水田園詩賦與士人心靈圖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許東海 2008 〈風景與焦慮：柳宗元永州所撰山水遊記與辭賦之對讀〉，《風景·夢幻·困境：辭賦書寫新視界》，臺北：里仁書局，頁 149-203。

章士釗 2000 《柳文指要》，上海：文匯出版社。

黃俊傑 1982 〈內聖與外王——儒家傳統中道德政治觀念的形成與發展〉，《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243-283。

簡宗梧 1998 《賦與駢文》，臺北：開明書局。

羅聯添 1996 《唐代四家詩文論集》，臺北：學海出版社。

Landscape Literature and Discursive *Fu*: Liu Zongyuan's "Yu Xi Dui" and Related Innovations in *Fu* Literature

Hsu Tung Hai*

Abstract

Ci 辭 and *fu* 賦 literature have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literature and its forms. The Xie Lingyun 謝靈運 school of landscape literature developed landscape writing into a dialogue between outer world and inner self, thereby giving it the emotionally expressive dimension which gradually became the hallmark of landscape literature. By contrast, an alternative form of dialogue in landscape writing that developed out of discursive *fu* has often been ignored by scholars, due to it being non-mainstream and represented by far fewer works.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this branch of landscape literature opened up the possibility for alternative dialogues with the landscape, which therefore makes its features and key elements worthy of scholarly attention. Focusing on Liu Zongyuan's 柳宗元 "Yu xi dui" 愚溪對, and using his "Qiu shan fu" 囚山賦 and "Tan quan dui" 貪泉對 for comparis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itative and creative context, examining *Yu xi dui's* status as a model example of a work that combines landscape writing and discursive *fu*. This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innovations in writing and the new

* Hsu Tung Hai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dimension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the history of landscape literature and the writing of *ci* and *fu*.

Keywords: landscape literature, *ci* and *fu*, Liu Zongyuan 柳宗元, dialogue, rectify, Qiu Jun 丘濬